



龙人作品集·奇门异士系列

正邪天下

龍人 著

貳拾玖

龙人著

正邪天下

卷十九

奇门异士系列

天下篇

人 物 介 绍

范离憎：绝世战魔范书之子，以武帝所遗留的“远离憎恨”之词所命名的少年，因资质天生，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为收他为徒，竟手刃“其母”，使其心怀憎恨，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

牧野栖：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自幼因家遭突变，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天儒”一脉收为弟子，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

白 辰：江南白家被灭族后，仅存于世的幼子，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宫之中，为报家仇，自幼装疯卖傻，后因绝世奇缘，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被

世人称为一代丐祖。

幽求：一个四十年前曾将“洛阳剑会”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让其终身不能习剑，然而其却剑意不灭，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无指剑法”与“以腿御剑”出现江湖。

天师和尚：世外奇人，悟天之徒，因杀孽奇重，被其师逐出师门，从此游荡江湖，视天下能者为师，为返师门，以渡恶行慈为生。

牧野静风：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却因天生战族血脉，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在风官二老的“寒炎归一”一击之下，因娇妻惨死，悲痛之下，启动“逆天大法”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神智不清，神魔难分，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

血火老怪：风官之仆，其人忠心耿耿，身怀“血火三味”武学，霸道绝伦，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也是导致牧野静

风再踏足江湖之人。

卜瞎子：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其卜算之法、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故江湖人称“万无一失”。

麻 嫂：原名水红袖，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自毁其容，隐藏于山间小镇，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因心中所爱，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死于幽求剑下。

寒 掠：风官四老之一，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归隐江湖，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

炎 越：风官四老之一，寒掠的同门师兄，与寒掠共创的“寒炎归一”武学可谓天下无敌。

禹 诗：风官四老之首，其人智慧无穷，阴险狡诈，其排下“五星逆行，万心归魔”之法，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

天 儒：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其所统治十里长街“黑白道”，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死亡之境”。

悟 天：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为救世间之乱，重现江湖，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

屈小雨：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在“笛风客栈”之时巧用“死亡大道”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

王世隐：青城派的现任掌门，因被幽求挟迫进入“试剑林”，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而惨遭断臂之灾，从而怀恨于心。

戴无谓：一位绝世隐者，师门不明，武学不明，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空寂大法”相似的旷古绝学，从此名震天下。

痴愚禅师：武林七圣之一的“苦心大师”师侄，当代少林掌门，因风官复出，被天下群雄推举为“正盟”盟主。

第一章 横空出世

燕南北此时的言行无论是思过寨弟子，还是禹诗及其属下，都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因为燕南北的身分极其特殊，他的痴愚在武林中可谓知者甚众。而思过寨的弟子对这一点更是十分熟知，他们已习惯了燕南北的胡言乱语与悖于常理的举止。此刻面对燕南北的有条不紊之言，他们反倒有了无所适从之感。

“莫非你的痴愚是燕高照有意布下的疑阵？”禹诗道。

事实上，思过寨弟子心中也同样充满了疑惑。

“清时自清，浊时自浊，如此而已。”燕南北淡然道，他没有正面回答禹诗的问话，而以禹诗的身分，自然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对方纠缠不清。

这时，思过寨弟子中有人亦惊亦喜地道：“原来……少寨主一直深藏不露，苍天有眼，思过寨后继有人，终可拨云见日了！”

内部纷争一直困扰着思过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本可顺理成章成为寨主继承人的燕南北，却偏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痴愚之人，否则又怎会有那么多的争端？

思过寨众弟子血战后疲倦至极的神情中，又有了兴奋激动之色，不由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燕南北的“横空出世”极可能会结束思过寨内部纷争，这对于思过寨的势力与声望无疑会大振。

他们却不知道思过寨几大弟子中，又折损侠异、文规二人，而真正的舞阳也下落不明，思过寨弟子之间已无争执的可能。

燕南北向后挥了挥手，沉声道：“家父已亡，我燕南北全力解救思过寨之危难责无旁贷！”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思过寨弟子犹为震惊！

禹诗得知燕高照已死，心中一宽，当下道：“风官大军压境，绝不会无功而返，老夫不妨直言相告，我等是为血厄而来，除非交出血厄剑，否则思过寨必遭灭顶之灾！”

燕南北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又是血厄剑……”顿了顿，他的声音略略提高，道：“我手中的兵器，就是血厄剑！家父因此剑而不幸身亡，今日之杀戮，亦因它而起，我不知道，‘血厄’所带来的血腥

与不祥，何时方能终止……”萧索之情，溢于言表。

他的言语神情都甚为平静，却在众人的心头掀起轩然大波。

“血厄”二字，已不仅仅是剑的称谓，在这两个字之后，还蕴含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禹诗对局势做了百般预测，却惟独没有料到血厄剑会落在燕南北手中。

禹诗之所以敢大举攻袭思过寨，是因为他的手中有女儿禹碎夜与侠异、戈无害三颗筹码，掌握着这三颗筹码，就足以将思过寨搅得动荡不安。同时，思过寨内的任何情况变动，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到禹诗耳中，禹诗对思过寨内的情形可谓了若指掌，在攻袭之前，他就已经占了绝对优势。

禹诗相信女儿的智谋，相信侠异的心计，也相信戈无害的武功，所以他有必胜之心。攻袭思过寨的过程中惟一的波折是女儿禹碎夜突然发现自苗疆返回的“戈无害”并非真正的戈无害，但她亦已凭借自己的智谋，及时补救，控制了假扮戈无害的人。正因为察觉戈无害有诈，禹碎夜对燕高照身边的麻叔也产生了怀疑，因为是“麻叔”出迎百里，将“戈无害”接回寨中的，这其中极可能另有蹊跷，只有除去“麻

叔”，方能确保万无一失。

智者千谋，必有一失，本是胜负分明的一局棋，却因为燕南北的出现而显得错综复杂了。

禹诗相信燕南北所说的是真话，惟有血厄剑方能给他以如此异常的感受，他叹息一声，道：“没想到思过寨竟沦落到需要由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子作最后一搏的地步！”

燕南北手中的血厄剑缓缓上扬，沉声道：“思过寨自开山立寨以来，经历风雨，从没有外人能够在寨内立足！”

禹诗缓缓踏进一小步，道：“凡事总有例外，风宫一向是做他人所无法做到的事。”

他虽然仅仅踏进一小步，但场中的肃杀气势却大增，连燕南北身后的人也觉得压力陡然加大。

惟有燕南北神色不变。

他越是神色从容，思过寨的人反而越心存不安，他们绝对不会相信以燕南北的武功，能与禹诗相抗衡。

纵是有血厄剑在手，也无济于事。

所以，立即有几名思过寨弟子掠至燕南北身边——一寨主已死，他们不能坐视少寨主面临险境而置之不

理。

但燕南北却以平静的语气道：“诸位大哥请勿担心，他未必能胜我！”

不知为何，他的话中竟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力量，让他人不由自主地服从其意志，几名思过寨弟子闻言默然退后了。

就在这时，他们身后出现了几个人，正是天师和尚、佚魄、穆小青及杜绣然、范离憎五人。

原来燕高照因“血厄”反噬而亡，燕南北得到血厄剑后，人与剑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天师和尚诸人惊愕之际，燕南北突然携带血厄剑疾步离开剑簧阁！天师和尚等人不曾料到燕南北会不顾燕高照的遗体，先行离开剑簧阁，皆吃惊不小。他们不知燕南北当时心中受一股奇异力量的召唤，使他不由萌生急欲离开剑簧阁的念头——也许，这就是神秘不可测的宿命。

范离憎、天师和尚等人安置了燕高照、文规、佚异的尸体后匆匆离开剑簧阁，向厮杀声最为激烈的乱斩坡下赶来，行到半途，这边的厮杀声、金铁交鸣声突然停止，使得范离憎等人心中不安之感大增，匆匆赶至，目睹燕南北与禹诗相对而立，范离憎心中一

沉，他对禹诗颇有些了解，燕南北与之对峙，只怕有所不利，当下就要上前相助，却被一只大手拉住了。

回头一看，拉住他的人原来是天师和尚，只听得天师和尚低声道：“以燕南北的武功修为，本不应能如此从容把握血厄剑，其中必有异乎寻常之处，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他的说话声惊动了本已为燕南北、禹诗完全吸引的双方人马，乍见佚魄左臂被废，思过寨弟子皆惊愕莫名，而只见佚魄而不见侠异、文规，更让他们感到惊疑不已。佚魄因失血过多而脸色苍白，但他知道此刻众人必心存焦虑，当下强自向众人一笑，以示宽慰。明眼人看出佚魄的笑容显得甚为吃力僵硬，便知他是强忍伤痛，心中皆是一紧。思过寨众弟子对佚魄甚为敬重，不愿让他心中有太多负累，当下故作真的相信了佚魄的伤势并无大碍，人人都忍着不去询问察看佚魄的伤势。

禹诗见燕高照果然不曾出现，心中吁了一口气。

正当此时，思过寨顶忽然传来了金铁交鸣声，密如骤雨。

禹诗神色一变。

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的计划中，并无人马自上而下

发动攻击。

换言之，攻击思过寨的除了风宫属众外，此时竟另有一股力量，而且从相斗之声来看，其势也甚为凶猛。

禹诗目光一沉，杀气大炽。

血厄剑近在咫尺，他没有理由再等待下去。

几乎未见他有任何移动，却已奇迹般迫近燕南北。

四条黑色的丝带自四个方向同时标射而出，破空之声与利刃划空无异，足见力道之凌厉，更兼丝带乃柔韧之物，能自寻常兵刃所根本无法企及的角度出击，其攻击力自是惊世骇俗。

与此同时，禹诗双掌疾扬，掌风如啸，以力劈万物之势向燕南北击去！

瞬息之间，燕南北将面对不下五个方位角度的悍然攻击，而其中每一角度的攻击，都足以致命！

死亡之神刹那间完全笼罩了燕南北，数十年来，禹诗都极少亲自出手对敌，连风宫中人，也不知他的武功已臻何等境界？

穆小青、杜绣然同时失声惊呼，范离憎亦心中一沉。

连天师和尚都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让燕南北独自面对禹诗如此可怕的攻击！

燕南北一声清啸，血厄剑化作一道炫目的银芒贴体翻飞。

此时，血厄剑绝非“燕门快剑”的快如惊电，它如鸟翔鱼落般，每一寸的移动，每一个角度的变化，都极其流畅自然。看似漫不经意，却在不经意间掠过了所有应该掠过的空间。

“嘶嘶”之声响起，其声虽轻，却异常惊心动魄。

因为这是四条黑色丝带断裂的声音，血厄过处，丝带前端纷纷碎如黑蝶般飘飞。

丝带在禹诗这等绝世高手手中施展开来，足以与削金断玉的利刃相提并论，但此时却轻易被血厄所断，众人莫不心惊。

与此同时，在血厄剑浑如天成的封扫下，禹诗忽觉一道冰凉彻骨的杀气向他双掌袭到，一种莫名的惊愕掠过禹诗的心间，他不得不撒招！

谁也没有料到让武林中人闻风丧胆的禹诗甫一出手，就已受挫。

而对手不过是年仅十三的无名之辈！

禹诗目光一沉，本是阴鸷而少见喜怒的脸上，出现了罕有的惊怒！

他立即断定对方之所以能挫败自己，凭借的不是武功，而是他手中的血厄剑！

只是血厄剑本为凶戾狂霸之兵，这等神兵，本身就已有睥睨万物之气概，根本无法容忍寻常之人驾驭它，以燕南北的武功，为何竟能将它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在禹诗的感觉中，自己所战的并非燕南北，而是他手中的血厄剑！

既然血厄剑如此神奇不凡，禹诗绝无理由错失它！他身经百战，临战经验何等丰富，一招之后，心中已有破敌之计。身形刚定，他已疾聚内家真力，由双足猛贯而出，透入地下！

燕南北与禹诗相拼一招，尚略略占了上风，但他心中十分明白这绝非凭借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战果，甚至于他不明白自己面对禹诗这般强大可怕的对手时，为何竟能那般从容镇定，冥冥之中，他有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全然无所畏惧，纵是有再多的风云变幻，都有足够的力量从容应付。

一种无可形容的斗志充斥了他的整个灵魂，使

他心生本只有强者才具备的君临天下、无所畏惧的感觉。

正当燕南北为这一切不可思议的感觉而惊愕之时，忽觉有一股强悍无匹的劲气自地下直透双腿，并以惊人之速贯体而入！

大惊之下，燕南北只觉胸口一紧，犹如重锤闷击，大叫一声，他的身躯已高高抛起，身在空中，鲜血喷洒。

如此惊人变故使众人皆惊立当场！

禹诗暗自冷笑，一举击伤燕南北的正是他贯入地下、再由地下攻袭而上的内家真力，他相信血厄剑再如何神奇，也无法阻挡他那有悖常规的攻袭！

事实果不出他所料。

天师和尚神色一变，失声道：“不好，他竟隔物传劲！”不敢怠慢，立即将自身浑厚的内家真力贯于足下，山石崩飞之际，内家真力亦由地下涌出，与禹诗的内家真力相抗衡。两股强大的真力在地下悍然相接，迸发出惊人的爆炸力，“轰”地一声巨响，真力相接处的地岩倏然爆裂开无数如闪电状的裂隙，碎石四飞。

天师和尚身形微微一晃。

内力比拼绝无一丝一毫的侥幸，显然天师和尚的内力略逊于禹诗一筹。

但禹诗的目标在于血厄剑，所以他并未趁势而进，而是身形暴起，向燕南北狂袭而至！

四条黑色丝带虽断去半截，此刻仍如狂蛇吞吐，倏忽出没，在方寸之间极尽变幻莫测之能，瞬息间，禹诗的身形仿若已淹没于一片黑色的惊涛骇浪中，而这惊涛骇浪正挟隐隐风雷之声，向燕南北吞噬而去。

一招之下，虚实莫测，玄机万千，杀机无限！

这是旷世杀招，连天地间的空气也因为这一招的凌厉杀机而显得格外稀薄，场中每个人的心跳都倏然加快。

范离憎沉喝一声，身形如箭标射，由斜侧朝禹诗发起悍然攻击！

身法快得惊人！

他手中无剑，只能以鞘代剑，一式“无情冷”倾洒而出，电闪石火间，已掠空而前，径取禹诗！

一连串的撞击声后，范离憎闷哼一声，身形倒掠，脸色有些苍白。

他与禹诗的身形几乎是一错即过，但就在那间不容发的瞬间，双方已以寻常人根本无法分辨的速度，